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續濟公傳
第十六回 戰群賊豪傑逃性命 玉山縣淫賊殺烈女

話說那譚宗旺正與劉香妙二人爭鬥，只累的渾身是汗，遍體生津，他有心要走，有劉香妙擋住他，也不容易走。只見從外邊燈光照耀，來了一伙賊人，為首之人面似淡金，雄眉惡眼，一部鋼鬚，手中抱著一個八卦太極圖，上按了一隻人乾樣式，乃是八卦乾坤掌，正是狄元紹。說：「眾位別放走了奸細，捉住問個水落石出。」譚宗旺一看，知道賊勢甚大，忙跳出圈外來，躡上房去。那狄元紹乃坐地分贓賊首，一看譚宗旺少年俊美，五官清秀；他妹妹狄小霞在房，一語不發，他就明白八九，其中定有緣故。又想這裡外人進不來，前山有大江之險，五寨之阻，四□八寨搜索甚緊；後山四□八寨無路可進奸細。那俏面郎君吳桂一看，也知道不是好事。他要買狄寨主的好，說：「這個人別放走了！這是楊明的餘黨，暗用離間之計。」大家四下傳籙追趕，一轉眼譚宗旺不見了。大寨主說：「這個人那裡去了？」前邊有糧草處寨主小銀龍於蘭，參拜眾寨主說：「不見有人過來，也許隱在裡邊，也許墜澗亡身都許有。」狄元紹派吳桂、李通、毛如虎、卞文龍四人，各帶五□名小隊，往各處搜尋，直查了半夜，也無下落。狄元紹把劉香妙讓至前院大廳，勸慰陶玄靜說：「一定是振遠鏢局楊明的一黨。」狄元紹送劉香妙書房安歇，自到後寨叫春蘭至他妹房中，一則作伴二來探問細情。春蘭到了桃花塢，見狄小霞正自按劍而坐，見眾人追走了譚宗旺，心中不自安；又未見劉香妙回來，兩美俱失。又心疼又不敢睡，怕是睡著了，被人所殺，自己正在萬種憂愁，忽見春蘭嫂嫂來了，連忙迎接說：「嫂嫂請坐，這般時候，還未睡覺？」春蘭說：「你兄長說，方才怎麼一段原故？」狄小霞說：「我也不知道是從那裡來的一個奸細，嚇了我一跳，我拉出寶劍，也沒好意思出去。」春蘭說：「我聽你兄長說，方才那個刺客好人品、好相貌，年歲還不大，可惜了的。小性命要墜了山澗亡身，才可惜那！」說完瞧著他。小霞臉一紅，眼圈一紅，沉吟不語。狄小霞想：總是我的命運不好，只落的好事多磨，惡運臨頭，自己正自胡思亂想。春蘭說：「山自們睡覺罷！」二人安歇。次日狄小霞懶言懶語，春蘭回去。

那邊劉香妙氣惱了一夜，越思越恨，總想其中有情節。一黑早帶上飛龍劍，起身出大寨。那看門守寨之人，都知道是新姑爺，也不敢阻攔。過了獨虎寨，直到山下叫船，都有人送過江去。自己到了玉山縣西門外，住在大成店內。晚晌吃完了飯之後，至半夜換上衣服，飛身上房，到了玉山縣衙內，各處東瞧西望，並不見動作。只見小院北樓三間燈光隱隱，到樓窗外一看，只見前窗窗內是一張牀，牀上坐定一個美人女子，年約□七八歲，在燈下看書，一個丫鬟旁邊伺候。那女子生的秋水為神，白玉為骨，粉面香腮，俏麗無比；頭梳盤龍髻，上帶幾枝珠翠釵環，臉似出水桃花，蛾眉皓齒，杏臉桃腮；身穿孝服，更顯俊美。諺云：「男要俏，一身皂；女要俏，一身孝。」此女乃是葉縣主的外甥女兒，父母俱喪，跟在這裡，名叫李玉梅，讀書識字，今日晚正自看書，使女丹桂伺候。

外邊劉香妙看夠多時，心中愛慕，一時心猿難定，意馬難拴，推門而入，見了小姐一拱手說：「美人！我今日正找仇人，不想遇見美女子在樓上孤燈獨坐。我一見小姐芳容，我的三魂七魄被你勾來，是我心中難捨。你要從我片刻之歡，我自有薄意相酬。」小姐一看，唬的顏色改變，說：「體要胡說，快給我走！我這房中一喊叫，家人把你捉住，你有性命之憂，那時悔之晚矣，這乃縣衙之內。」劉香妙聽了，微微一笑，說：「姑娘不要怕羞，我劉香妙與你正是郎才女貌，兩相遇合。」一伸手要拉小姐手腕，唬的使女鑽入牀底下去。小姐臉一沉，拿起茶碗，照定賊人就是一茶碗。劉香妙說：「好賤輩！真乃找死。」小姐一嚷：「有喊來了！」那劉香妙拉出劍來，照定小姐一劍殺死。劉香妙自己還不肯走，用手沾血在牆上寫了兩行：

豪傑到處鬼神驚，獨行千里任縱橫。
不意巧逢多姣女，生成玉顏貌傾城。
英雄有意求。雨，佳人無心人薄情。
殺人本是劉香妙，花台劍客是別名。

寫完了，天亦三鼓之半，要到獄內殺楊明。方到獄牆之外，只見南邊房上有兩條黑影。方要追下，巡夜人等從正西來，巡丁夜役有四五□名，梆鑼之聲不絕。劉香妙自己回店去了。

至次日，縣衙葉老爺方起，聽人報：有刺客把外甥女李小姐殺死。知縣親自看，叫家人暫用棺木成殮起來，立刻升堂，叫快手張成、李永二人，同眾快手給三天限，懸一百兩銀子的賞，急速拿劉香妙前來。二位班頭乃玉山縣有名快手，辦過多少江洋大盜，很有聲名。今日奉堂諭下來辦案，方一出大堂，只見柳瑞、趙斌二人來瞧楊明等。二位班頭說：「柳大爺幾時回來的，可把素秋找著下落？我們同李團練老爺回來，還甚惦念呢！」柳瑞說：「逢了兩次險處，全被人救去，素秋也沒有訪著。昨日同我趙兄才來，夜晚我二人住在鏢局之內，聽見外邊一片聲喧。我二人到了外邊看看，也沒甚麼動靜。聽說昨日衙內鬧刺客，是真嗎？」李張二人說：「可不是嗎！昨日夜內把縣衙內老爺親戚李小姐，因奸不允殺了，留下名姓，叫劉香妙，那丫鬟說有二□多歲一位賊人。二位久在鏢行之中，可知道這劉香妙是那路賊人？指我二人一條明路。老爺給了我二人三天限，要這殺人兇犯，我等往那裡捉去？」柳瑞說：「我二人雖然在鏢行之中，這幾年新出手的不少，這個人名字聽著就生的很，實在不知道。二位請罷！」

二個班頭到了縣衙外路南春芳樓上吃酒，議論此事。到了樓上，只見走堂的郝二說：「二位頭兒少見那，有幾日未會。」張成、李永說：「我二人公事太忙，今日衙門中有這樣逆案。」郝二說：「我一早就聽見說了，這個賊人還留下姓名，膽子也太大了，聽說叫劉香妙。二位頭兒說：「不錯。先給我們拿兩壺酒來，要四樣菜。」郝二去不多時，全皆擺上了。二人淺斟低飲，議論往那裡找這個賊去，不知住處，不知道怎麼個像貌，往那裡找去呢？二人喝著酒，不住長吁短歎，說：「這個賊人與咱二人作了對頭，你殺了人走了，就算無頭案，偏又留下名姓，我等往那裡去辦？」李永說：「這個賊人不是英雄，要是英雄，也不做這個不明不暗之事。」郝二說：「我聽人傳言，有一伙薰香會的賊人，成群結黨，盡作這事。那振遠鏢局楊大爺，誰不知道是個好人，到如今遇這樣不白之冤，多怎捉住薰香會上之賊，這案也就明瞭。夜內在縣衙彩花未成，這個賊人他母親必定叫人奸過，準是一個鬼子。」張成、李永說：「我二人只要對了他的盤，要拿他易如反掌！」

二人正說，只見東邊桌上有一位武生公子，穿一身銀紅衣服，西湖色團花大氅，肋下佩劍，五官俊美，年約二□以外，站起來走到二位班頭桌前一拱手，說：「二位請了！你二人是玉山縣衙門中辦案之人？」二人答應說：「不錯，台駕何人？」那武生說：「你二位不認識花台劍客劉香妙？就是殺人兇犯，我可認識。」張李二人說：「尊駕你認識麼？求公子大爺指一條明路。」那武生微微冷笑，說：「劉香妙遠在千里，近在目前，我就是花台劍客劉香妙！」張李二人一愕，站起來拉鐵尺就要動手。那武生說：「你們有多少辦案全皆叫來，我自有道理。」張成說：「朋友你成全我二人，打了這場官司，我堂上堂下有個照應。」劉香妙說：「我到願意，只有我這個伙計他不願意。」李永說：「你還有伙計？叫我二人見見。」那位劉香妙拉出飛龍劍，說：「你等見見，就是他！」張李二人方要向前，被賊一腳踢了一溜滾，寶劍削了張成鐵尺，用劍一指，說：「我住西門外大成店，今日等你一天，如要不到，晚晌三更取你知縣首級。我不殺你二人，恐污吾劍。」一轉身見走堂郝二蹲在桌兒底下，順手一劍，人頭落地，說：「你這小輩太愛話！」跳下樓竟自去。張李二人唬的魂不附體，見賊走了，他二人跑下樓去，到衙門聚集了有七八□名快手，各執長槍短刀。柳瑞、趙斌從獄中方才回來，正要回鏢局，聽劉香妙大鬧酒樓，刀斬郝二走堂，踢了二個班頭，現在大成店。柳趙二人也跟隨眾快手到西門外，要捉劉香妙。且看下回分解。